

类中心主义) 世界观的典型, 其特征就是以与自然相融合协调为基础的“自然中心主义”, 这种世界观将由自然和与自然融合了的人类所形成的现存世界(世俗世界) 作为有价值观之目的主体并予以肯定。因此以这种泛神论为背景的世俗世界的霸者——皇帝, 比如古代中国各个王朝的皇帝就被奉为承担天命(现存世界的目的) 的天子(天人合一论)。日本古代的天皇制也有“天人合一”的特征。古代罗马帝国的皇帝在这一点上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 这里的目的论是由自然本身和与其融合了的人类共同构成的现存世界所承担的。<sup>9</sup> 人类作为自然世界的一分子, 总是处于自然中, 并持续着以与自然共生为前提的与自然的“对话”。

但是到了中世纪的欧洲, 在一神教的背景下, 世俗世界的权力中心转移到了罗马教皇手里, 确立了教皇权, 于是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教皇权下, 由自然世界与自然一分子的人类世界构成的现存世界或世俗世界变得没有价值, 并因此出现了这样的观念, 超世俗的神圣教会应该取代世俗的皇帝权力统治世俗世界。<sup>10</sup> 当然, 在这里人们将唯一的神——创世主耶稣与他的创造物与现存世界(自然世界与人类世界) 作了区分。世界的目的论也因此从以前的“自然中心主义、现存世界中心主义” 转由“(一) 神中心主义” 的教会和教皇来承担了。

但是, 本来应该以超世俗、神圣的内在精神性而存在的教会逐渐不再满足于统治内在的超世俗世界, 也试图插手支配外部的世俗世界(自然世界与人类世界)。正是这种自我矛盾逐渐使教会自身的神圣性和超俗性走向衰竭, 并产生了这样一种压抑性, 本来应由内部(精神) 权威支配的人类的内在精神世界却又要受到外部权威的支配。结果教会走上了引发路德、加尔文(Jean Calvin) 等号召宗教改革的不归路。过去的“神中心主义” 走向了溃灭, 出现了新的“人类中心主义”。<sup>11</sup>

近代欧洲的“人类中心主义” 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特别是在近代西方科学中被浓重地体现了出来。原来中世纪的“(一) 神中心主义” 观认为, “正是(唯一的) 神为了人才创造了

万物(自然世界与人类世界构成的现实世界)”, 但是“人类中心主义” 却将其中的神去掉了, 突出了人类的优越地位, 将人类置于万物(现存世界) 的中心, 登上了“神座”。此时人类世界被从现存世界中剥离出来, 取代了过去神的地位。就是说“如果去掉了中世纪(唯一的) 神的超越性, 近现代即跃然而出”。<sup>12</sup>

#### (4) “科学实验” 的目的

如此走上历史舞台的“人类中心主义” 成为了近现代西方科学的基础。它体现了将人类世界与现存世界中和自然世界相剥离、人类应该支配自然世界也就是登上“神座” 的要求。此时作为科学对象(客体) 的自然世界与作为科学主体的人类之间的区别已经泾渭分明了。<sup>13</sup> 这种主客体的分裂使得近现代西方科学的科学实验目的只限于对自然世界作单纯的认识、观察(watching), 而不去尝试模仿自然世界。

因此, 科学实验的目的就超出了认识和模仿自然世界的层面, 而强调“神座” 上的人类的计算(带有目的的价值判断来重新编排、改造成为科学对象的自然世界)。在科学实验中认识自然世界——其目的并不在于观察和模仿, 而在于通过科学实验为重新设计和构筑自然界提供必要的信息和资料。

于是实验室成了与外部鲜活的自然世界的时间、空间相区别的时空, 产生了与外部自然界隔离的“密室性” 特点。但是, 实验室的密室性特点有两个问题。

第一, 由于实验室为了将自然界的一部分挑选出来并对其进行人为的再造, 因此有可能产生本来在自然界不可能发生的变化和变形。这种变化或变形对外部自然界的生态系统是否有利, 会不会引起生态系统的崩溃, 都没有任何保证, 而只能单方面地依靠实验者的主观伦理道德了。

第二, 为了使实验者人为再造的变化或变形了的一部分自然不对实验者产生反作用, 实验室采用了严格的管制措施, 设立了隔离预防装置(shield)。这样, 作为实验者的人类与作为实验对象的自然之

间的关系就被限定于从实验者到实验对象的单向性 (unilateral) 行为, 相反现存世界经常出现的双向性 (bilateral) 相互作用 (人类与自然的对话) 的关系却受到限制。

近现代西方科学经过 18—19 世纪的产业革命, 通过对自然界的人为再造发明了一系列的现代产业技术。至此近现代西方科学才与现代产业技术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体, 总称为“科学技术”。

中冈哲郎在其著作《工厂的哲学》中提到,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出现的具备规整生产线的大型机械工厂实际上就是将科学实验室的规模扩大和进行工厂化的产物。<sup>14</sup> 事实上, 这些大型精密机械工厂在与科学实验室完全一样的条件下, 保持了日常生活空间和自然空间中不可能存在的无菌、无尘的空间, 因此工人也受到工序 (人为) 的严格约束。

#### (5) 人文社会科学与人类世界

这种将自然界按照人类的目的性价值判断进行人为再造的近现代科学技术倾向最初典型地反映在自然科学中, 其后, 追随自然科学形成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也亦步亦趋, 表现出了同样的取向。

与自然科学不同, 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象就是人类世界本身, 如果说近现代自然科学的本质是通过将从现存世界中与自然区分出来的人类置于“神座”之优越地位, 以满足人类支配自然的要求的话, 那么可以说, 近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就是出于人类自我认识的要求, 也就是首先将人类世界作为科学的对象加以认识, 在此基础上人为地对其进行重构这种要求而登上历史舞台的。

但是有一点必须加以注意, 在此之前的自然科学中, 人类生理上的身体是作为自然世界的一部分而成为科学对象的, 并因此也成为人为重构的对象了。

同样, 在近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中, 与人类的身体一样, 人类世界 (人文、社会事象) 也被视为与自然世界同等的科学对象。为此, 试图将人类世界也变为人为重构对象这一点正是近现代人文社会科

学的特征。

问题在于, 无论以何种办法将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象——人类世界与自然世界等同起来, 理论上自然世界与生理的身体仍是不同性质的世界。这是因为人类世界相对于自然世界, 具有由追求目的的意志所形成、所诞生的特点。就是说, 试图将现实 (sein) 按照当为 (sollen) 进行改变这种带有目的性追求的人类行为产生了人类世界自身, 并且使之区别于自然世界。<sup>15</sup>

但是人文社会科学只要继续将自视为完美科学 (具充足科学性) 的自然科学当作纯正科学的典范, 就不可避免地存在轻视人类世界的目的意志、当为追求之特性的倾向。就是说作为科学研究主体的研究者, 一方面容忍对成为科学对象的人类世界进行操作和重构的目的性价值判断, 一方面又倾向于相对轻视作为 (科学) 对象的人类社会自身所表明的追求某种目的的意志。这一点在此暂不详述。

#### (6) 现代科学的陷阱: “对话”的欠缺

如上所述, 自然科学也好, 人文社会科学也好, 在科学研究的历史中, 任何时代的研究与目的性价值判断都是内在的和难以分割的。从古代到中世纪, 再从中世纪演进到近现代, 随着时代的演变, 研究的目的从“自然中心主义”转到了“神中心主义”, 最终转到了“人类中心主义”。换句话说, 从为了世俗世界转向“为了神的国家”, 又转到了“为了人”, 最终导致了将对象世界按照人类的价值观 (目的性价值判断) 进行人为再造作为本质目的的近现代西方科学的诞生。

要申明的是, 对于现代科学研究领域之一的现代中国学, 本文笔者也自然会有意识地按照笔者的目的性价值判断或观念对研究对象的世界 (中国或者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中国对外关系) 进行重构。

以人为目的的近现代西方科学的研究, 由于将研究对象的“世界”与研究主体的“自立于神的人”完全分离, 因此研究就是为了让“世界”服务于“人类”。就是说研究对象的“世界”并没有处在与研究主体的“人”平等的关系上, 而被放在了从属于